

岁月悠然

故乡竹园杂忆

陈汉忠

儿时外婆家周家宅，宅后头隔沟有一片竹园，大约有一亩多，因为是长条形，从东到西几乎横跨一宅地。竹竿细长挺拔，竹枝茂密青翠，称得上根深叶茂，枝横云梦。远远望去，绿浪翻滚，逶迤起伏，和宅沟沿上两棵高大的苦楝树相映成趣。

据说竹园是周家先祖留下的，为三户周姓后人继承。每年花红柳绿之时，常有城里人来乡下踏青采风，把周家竹园当作风景点，沿着宅弄里那条窄窄的小道，进进出出，带照相机的会情不自禁地“喀嚓”几张。过不了十天半月，周家竹园的倩影会出现在上海某个里弄的长街短巷里，大叔大妈们对照片指指点点，啧啧称赞。

中国是竹子最早的故乡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表明，我国早在70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竹子，培育出的品种有200多个，堪称竹子之祖。但你要探寻周家竹园究竟源于何年，周家老辈人也无以作答，只晓得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就再无下文了。虽然遗憾，却也无形之中让周家竹园多了几分神秘感。

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为竹子舞文弄墨，留下无数名言佳句。唐代诗人陈陶的《长竹》诗曰：“青岚帚亚君，绿润高枝蔡邕。长听南园风雨夜，恐生鳞甲尽为龙。”通篇没有一竹字，却把竹子的神韵刻画得如此有声有色。苏轼爱竹爱得深沉，爱得透彻，他的“可使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坚决，让无数后人叹不如。清人郑燮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歌颂了竹子的坚韧，虽相隔千年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周家宅有记载的老辈们，大多读书不多，大概也没多少人诵读过此类颂竹的名言佳句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竹子的挚爱。当然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角度，更多的似是源于生计的需求。

一个家庭若有一片竹园，就犹如一

棵取之不竭的摇钱树。每到春天，竹园里冒出一支支春笋，主人会有选择地挖走一些，拿到市集上售卖，换点零花钱。夏秋之际，又可根据竹子的疏密分布，砍伐一些成竹，用于编织篮筐、竹席等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村老百姓还很穷，谁家倘有一两床竹席，那是很有面子的事，记得我妈妈为了编一床竹席，省吃俭用很长时间，才积攒起钱请竹匠师傅忙了一个多月，拥有了两床新竹席。

有了竹席的夏天，似乎变得凉爽了，我常常光着背睡在竹席上，睡热了，随便翻滚一下，又是一片凉爽。竹席这玩意，还特别耐用，尤其是篾青的，可连续使用很长时间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妈妈当年留下的竹席至今完好，睹物思人，让我感慨万千。

我外婆家，与竹园仅一沟之隔，夏天西宅沟变浅，水面窄窄的，宅上男孩子们不愿绕路，常常拿出学校体育课上学来的跳远本领，顺着坡而下，一脚脚跨了过去，爬上岸，竹园就在脚下。

竹园里长着许多叫绿汀的野生草本植物，夏秋之际，枝头上挂满了灯笼般的果实，剥开那枯黄的外壳，里面的果实晶莹透亮，黄中泛红，咬一口，透出一股香香的甜味。因为没核，我们都大口地咬着嚼着，竹园里洋溢着一股甜甜的清香。也有大人吓唬说，绿汀是蛇吃的，你们抢吃了，当心蛇咬你们。对此，我们男孩大都不理会，乡下那时有蛇，但都是无毒的，与人相安无事。

竹园的主人也是很慷慨的，如果谁家孩子要根竹竿做钓鱼杆子，或者谁家缺蚊帐杆，只要你开口，主人一般都应允。我那时爱钓鱼，就到竹园里砍竹子，首选高挑的，不宜太粗，一手握住正好。青竹竿有的不够正直，考究的要用明火“育”一下，通常捡一堆干树枝之类的，在空地上燃起篝火，把竹竿弯部放火上焚烧，并不停移动竹竿，使它均匀

受热，并轻轻扳直。只一会儿，一根笔直的鱼竿就脱颖而出，再牵上尼龙丝线和鱼钩、浮标即大功告成。

每到夏天，竹荫就成了乡亲们最好的避暑地。午后，骄阳似火，屋里热得像蒸笼，唯有竹园里凉风习习，大人小孩搬着小木椅、长条凳，抱着席子、门板等，或坐或躺地纳凉。我和几个同学伙伴则会趴在席子上一起温习功课，一起逗乐玩耍。

有件后来被队里人称之为“竹园风波”的往事我至今难以忘怀。那年暑假，我们几个读初中的孩子被队长指派拔沟沿草。拔了一上午，又累又饿，同伴中有人提议，凑份子到镇上饭店喝米酒去。

总共凑了块把钱的我们，勉强点出了几个猪肝、花生米之类的冷碟，要了一壶米酒。我本不会喝酒，但可能饿了的原因，胡乱喝了几口。五六个小时，只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地把菜盘酒壶吃了个底朝天。匆匆赶回队里，还没到开工时间，就在竹园里席地而息，这一躺不要紧，什么开工，什么拔草，全抛到九霄云外。大概下午三四点钟，队长过来检查拔草进度，见民沟沿上空无一人，全在竹园里呼呼大睡。队长大为光火，不仅通报家长，扣除半天工分，还要追查领头的。我不记得自己是为首的，但因为我比其他人高一年级，在无人“自首”的情况下，屈打成招，成为“竹园风波”的领头羊。直到现在回乡碰到当年的主事们，依然争来吵去的是个无头案，当然眼下更多的是我们男孩大都不理会，乡下那时有蛇，但都是无毒的，与人相安无事。

年复一年，竹园遵循着它自身的规律，一岁一枯荣，地下的竹根也盘根错节，还不时向四周攀升。生产队怕竹子长到集体的地里，专门在接壤处挖了条壕沟，以阻止其蔓延。可似乎并不奏效，每到春雨霏霏时，集体的地里冷不丁地会冒出几支竹笋来。虽然很快被挖掉了，但“侵占”良田实在是不祥之兆。果不其然，某天下午，公社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，在竹园内外转了几圈

后宣布，竹园归收集体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农村平整土地，竹园被认定为占着耕地面积却又不打粮，下令连根挖除。

周家宅人几代与竹园相伴，自然不情愿。队长也姓周，不想得罪族人，可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只好硬着头皮上阵。听说当时全公社挖掉的竹园数以百计，因阻力太大成了胡子工程。周家竹园小有名气，东邻西舍都盯着周家竹园对表，周姓队长也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。为推动进度，大队抽了一批基干民兵，白天连轴转，晚上还挑灯夜战，硬是把这个周家竹园夷为平地。

霜降时节，挖掉的竹林种上了小麦，但不知为什么，麦苗稀稀疏疏的，连追几遍肥依然没多大起色。第二年夏收，这片地虽未绝收，却也没打几斤粮。尽管得不偿失，还是被上报评为“平整土地，取得高产”先进单位。叫队长去公社大会介绍经验，他支支吾吾讲不出所以然，仍然披了红花获了奖。回到宅上，队长没敢提得奖的事。多年后，我重提旧事，早已赋闲的老队长指着桌上一只满身斑驳的旧茶缸苦笑着说，这就是当年会议上发的。

周家竹园被刨掉的时候，邻里们纷纷把竹根拖回去晒干当柴禾，我妈妈也顺手捡了些回家。不过她没全部拿来晒，挑了几块根系丰富的挖坑埋在屋后宅沟沿上，还拎了桶水浇了浇。第二年春天，宅沟边上竟冒出了几支嫩嫩的笋尖。第三年，竹根窜到了猪圈前面的桃树下，又窜到了屋后的空地上，越窜越多，越长越旺盛，妈妈都有点喜出望外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周家竹园早已被人遗忘，但在我家的老屋旁，却形成了一片新的竹园。种下竹根的妈妈已经作古，但竹园却依然充满生机。远远望去，青翠的竹子随风摇摆，仿佛妈妈勤劳的身影。阵阵微风掠过，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，恰似妈妈对远行孩子的叮咛。于是，我想起了家乡流传的一句老话，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。

心香一瓣

和老年聊天

陈荣力

这段时间，收废品的老年有点心事。

起先老年自己没说，我看他的话比过去少了，便问缘由。老年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。前段时间回老家，第三个女儿（也是最小的女儿），刚读完初中就跑到她大姐那里抱小孩去了，说再也不要念书了。

我一听也有点急。这不行的，老年。现在初中毕业相当于半个文盲，又是女孩，以后怎么找工作呀，你也不劝劝她？

我怎么会不劝呀，我和她妈都劝了好几回了。她最小，性格也最犟，听不进。不过也好，老三去老大哥抱小孩了，我老婆就过来和我一起收废品了。

这倒是好事，你也不用再过单身汉的日子，老吃方便面了。

见老年岔开了话题，我也识趣地不再说不读书的事。毕竟“皇帝不急太监急”，太过了，容易招人嫌。

和老年说这些话时，我们站在地下室里，老年一边说，一边拆纸箱、叠纸板、捆报纸，始终没停着。家里订了《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钱江晚报》等七八种的报纸，差不多半年收一次，收拾不易。我们这样的说话聊天通常会延续个把小时。

此当中我抽根烟，也会递给老年一根，他接过去了但不吸。第一次给老年递烟时，见他接了又不吸，我凑过去要给他点上，他摆摆手，我有一个规矩，干活时不吸烟，不安全。干完了，到外面才吸。其实老年兜里也放着一包烟，一到外面他会迅速递给我一根。我这个差点，不好意思。我当然不会拒绝，于他是抽我给他的，我抽他给我的。

仔细地想想，这种默契又惬意的场景已有十来年了，也就是说老年到我们这个小区，到我家来收废品也已有十来年了。

第一次激起我与老年聊天兴致的，是他的姓。

今年这个姓在我们这个地方极少，在全国也罕见。姓的知名人物，我也仅知道清朝有个年羹尧，芜湖有个年广久。老年不知道年羹尧，也说不出“傻子瓜子”的创始人是谁，只知道他这个姓的很少，他们村庄里也就孤零零的十来户。

老年的老家在安徽阜阳下面一个叫颍泉的地方，他们村庄的边上就是颍河。老年生了三个女儿，我们刚聊天那时会儿，大女儿已读高中，二女儿上初中，三女儿将读小学。

说到生了三个女儿，老年一脸自得。大家都说我福气好，三个女儿长大后，端午、八月半酒和烟还能少？我们老了，三个女儿轮流照顾，还愁啥。现在辛苦点，把她们培养好，值得。

老年主打收旧纸箱、旧报纸，兼而接收旧冰箱、旧彩电等家用电器。开头几年我打电话给老年，他几乎随叫随到，有几次还主动打电话来问有没有纸箱、报纸。但近几年打电话给老年，他

似乎不那么积极，总要拖个一两天才过来。一次我问老年，是不是现在生意好，你忙不过来？

老年停了一下。不瞒你说，像你们这种老小区，我不大愿意收。为什么？你猜猜。老年狡黠地笑笑。见我不猜，他管自说了。现在新小区很多，住的又大多是年轻人，装潢材料、家电、家具的纸箱既大又好。即使是小的纸箱，也大都是快递用过的瓦楞纸箱，价格卖得高。像你们上了年纪的人家，有纸箱也大都是装水果、装酒的，虽然花里胡哨的挺好看，但薄，制浆又麻烦，价格卖不高。旧纸箱还有这么多讲究？那当然。你是老熟人了，你叫我，我要来的。

为了更好地延续“总要来的”这份交情，那天我和老年加了微信。老年微信不多，十天半月的才发一次。有一段时间我见老年老转发一些美女跳舞、作秀的视频，以至于又一次收好纸箱报纸，一起抽烟时半打趣半认真地问了老年一个问题。

我说，老年你长一人在外，想不想女的。老年大概也知道我看了他转发的视频，有点不好意思。想也会想的，但老婆一人在家，又要管田里又要管女儿，比我辛苦多了，我能干对不起她的事？我最大的享受就是晚上回到出租房，喝几瓶啤酒，抽两根烟，好好睡一觉。

那天老年告诉我，接下来他会有大半年时间不来我们这里了。你干什么去？回家，造房子。造新楼房呀？这可是大事。我不造楼房，就拆旧建新三间平房，院子弄得大一点。你知道我就三个女儿，都要出嫁的，我们两夫妻老了，三间平房住住足够。再说今年二女儿刚考进职业学院的服装设计班，学费挺贵的，造平房总少花点钱。看来对造房子，老年是谋划了挺久，胸有成竹的。

最近一次碰到老年，是他说小女儿不再读书的半个月以后。那时小区里枇杷正黄，我晚饭后领着外孙在小区玩，看到小区的池边有人正爬在枇杷树上摘。小区里的枇杷、桃子、杨梅都这样，手够得着的地方，未熟透便早早被摘了，手够不着的地方就一直留着。那天我还以为爬在树上摘枇杷的是小区的保安，没想到跳下树来的是老年。老年看见我也有点尴尬，于是讪讪地要将摘的枇杷送给我外孙。这时我发现，老年停在不远处装满纸箱的那辆电动三轮车旁，还站着一个50来岁的妇女，想来该是老年的老婆。见我外孙一定不要枇杷，老年便开着三轮车带上老婆，背着一身夕阳走远了。

其实我这么多年和老年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，也有一个小小的私心，那就是想把老年作为我写作的一个素材。我不知道这样的素材合不合适，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，和老年聊天挺有意思也挺走心的。

黑野捕“灯笼”

林上军

“灯笼”者，晚上野外萤火虫也。

岁月荏苒，已许久没仔细零距离观

察萤火虫了，它的样子似乎有些模糊。但

它腹部末端这盏灯，永远亮在我的眼前。

萤火虫是自然界极少会发光的动物，就像海岸边的“蓝眼泪”，如果缺乏无污染的青山绿水，很少能遇见。

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

雨打灯难灭，风吹色更明；若飞天

上去，定作月边星。

萤火虫是少数能够激发古人诗情

逸兴的昆虫之一。

夏日之夜，是乘风凉的好季节。院

子里，当我们听大人聊天时，只见萤火

虫在周边忽起忽落，一会儿又像近处眼前

的流星，在我们得着的地方飞来飞去。

于是小伙伴们就忙进家门拿上来一

只瓶子。墨水瓶、空酒瓶……萤火虫放

进去，瓶外就能看到亮光。

萤火虫一般停在草叶、草秆上，我们

拨开草丛去抓它时，它反应不怎么灵敏，

所以捉起来还比较容易。但捉时，两个

手指用力不要太猛，否则萤火虫会当场

被捏死，因为它的体质柔软、很脆弱。

有的萤火虫见我们去捉它，也会逃，

于是它逃到哪里，我们就奔到哪里。

捉着捉着，就从家门口跑到了池塘边、溪坑旁、田埂边。有些萤火虫落在水面上，一刹那，就形成烛光效应、银河效果。

没多少时间，瓶子里已是“小灯笼”

一串，忽闪忽闪。小伙伴们把瓶子凑在一

起，给大人看，比谁的灯最亮。

说实话，那个时候，我对生态环境、

对小生灵的呵护意识几乎空白。

别看萤火虫个体小，似乎弱不禁

风，它却是小型蜗牛、蛞蝓、蚯蚓乃至水

边贝螺的天敌。

捕食时，萤火虫爬上蜗牛的贝壳，用足抓紧并注入麻醉液，使蜗牛失去知觉，然后分泌消化液将其肉质分解成流状肉糜，吸收入内。

吃完后，有些萤火虫用尾足粘净身体，一次取食可以维持几天甚至一个月不进食仍能存活。大多数萤火虫成虫在自然条件下仅食用露水、植物分泌物、花粉、花蜜等液体，或利用幼虫贮藏的脂肪。

萤火虫为完全变态昆虫，其生活史

经历卵、幼虫、蛹及成虫4个阶段。幼虫从卵孵化至蛹需蜕皮6次，蛹期因种类不同可达40多天，成虫在野外寿命一般为3至7天，也可能长达20至30天。

据科学观察，萤火虫的卵、幼虫和蛹均会发光，大部分成虫都是发光的，

只有极少数成虫不会发光。

萤火虫的发光器，从外表看只是一层银灰色的透明薄膜，这层薄膜中含有大量的荧光色素；萤火虫在神经系统

的支配下，通过调节呼吸节律，控制氧气供应，便形成时明时暗的“闪光”。根

据萤火虫的发光原理，科学家发明灯

具，有的能应用于医学治疗。

全世界已识别2000多种萤火虫，

中国已知的萤火虫种类超过100种。

在世界各地，有的地方利用本区域优

良自然环境产生的萤火虫景观，开发夜间游